

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

第三辑





# 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

第三辑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六年·北京

6-4100/04

**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 第三辑**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305,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3 $\frac{7}{8}$

1976年6月北京第1版 1976年6月湖北第1次印刷

---

书号10019·2397

定价1.55元

## 编辑说明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毛主席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运动。这是全国解放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的一次大斗争。这场大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刘少奇、周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同时也打破了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对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长期统治，从而，在《红楼梦》研究中毒害青年三十多年的资产阶级“新红学”便开始破产。

本书选辑五四运动以后至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以前这一时期，有关《红楼梦》及其作者曹雪芹的考证、评论方面的主要文章，供研究工作者参考、批判之用；稍加编次，分辑出版。

这一辑选入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至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旧报刊所发表的文章三十三篇，按发表时间先后编排，发表的时间、处所均在篇末注明。只有陈独秀《红楼梦新叙》一篇，录自上海亚东图书馆初版《红楼梦》卷首。

所收各文，遇有排印误植之处，酌加校正。少数几篇，删去文中原有的着重号。《红楼梦新谈》、《红楼佚话》、《评胡适红楼梦考证》、《王际真英译节本红楼梦述评》、《曹雪芹家世新考》五篇，原文只有断句，为使全书体例一致，补加了标点符号。

本辑附录《红楼梦研究论文索引（1919年5月4日—1949年9月30日）》，供读者参阅。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七五年六月

## 目 录

- 《红楼梦》新谈……………吴 宓 ( 1 )
- 《红楼梦》新评……………佩 之 ( 15 )
- 《红楼梦》新叙……………陈独秀 ( 30 )
- 《红楼》佚话……………臞 暖 ( 32 )
- 《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
- 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蔡子民 ( 34 )
- 评胡适《红楼梦考证》……………黄乃秋 ( 39 )
- 读王国维先生《红楼梦评论》之后……………涛 每 ( 53 )
- 王际真英译节本《红楼梦》述评……………徐 生 ( 66 )
- 《红楼梦》摘疑……………胡钦甫 ( 72 )
- 金陵十二钗册……………化 蝶 ( 83 )
- 《红楼梦》大事年表……………张笑侠 ( 89 )
- 《兰墅文存》与《石头记》……………奉 宽 ( 105 )
- 曹雪芹家世新考……………李玄伯 ( 111 )
- 跋今本《红楼梦》第一回……………索 痴 ( 123 )
- 《红楼梦》之谜
- 纪念亡友赵广湘……………韩侍桁 ( 126 )
- 《红楼梦》在艺术上的价值……………李辰冬 ( 131 )
- 评《红楼梦》……………余剑秋 ( 158 )
- 花随人圣盍摭忆 ( 附刊胡适之先生与作者  
商榷函件)……………秋 岳 ( 162 )

《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均曹雪芹作 .....	宋孔显 (170)
大观园源流辨 .....	藏 云 (180)
《红楼梦》悲剧之演成 .....	牟宗三 (192)
关于《红楼梦》作者家世的新材料 .....	严微青 (215)
《红楼》琐记 .....	诚 斋 (232)
《红楼》说丛 .....	董 慕 (234)
《红楼梦》辩证的再认识 .....	李辰冬 (267)
王熙凤论 .....	太 愚 (277)
贾宝玉的烦恼 .....	刘冰弦 (288)
《红楼梦》新考 .....	方 豪 (299)
论《红楼梦》里的文学用语 .....	王 璜 (333)
读《红楼梦》杂记二则 .....	徐高阮 (343)
谈谈《红楼梦》中的人生理想 .....	王树槐 (347)
曹雪芹籍贯 .....	萍 踪 (352)
附录 曹雪芹家的籍贯 .....	适 之 (352)
《红楼梦》试论 .....	陈觉玄 (355)

### 《红楼梦》研究论文索引

(1919年5月4日—1949年9月30日)..... (375)

## 《红楼梦》新谈

吴 宓

《石头记》(俗称《红楼梦》)为中国小说一杰作。其入人之深,构思之精,行文之妙,即求之西国小说中,亦罕见其匹。西国小说,佳者固千百,各有所长,然如《石头记》之广博精到,诸美兼备者,实属寥寥。英文小说中,惟 W. M. Thackeray 之《The Newcomes》最为近之。自吾读西国小说,而益重《石头记》。若以西国文学之格律衡《石头记》,处处合拍,且尚觉佳胜。盖文章美术之优劣短长,本只一理,中西无异。细征详考,当知其然也。

美国哈佛大学英文教员 Dr. G.H. Magnadier 授小说一科,尝采诸家之说,融会折衷,定为绳墨。谓凡小说之杰构,必具六长。见所作《Introduction to Fielding's "Tom Jones"》中。何者为六?

- 壹、宗旨正大 (serious purpose);
- 贰、范围宽广 (large scope);
- 叁、结构谨严 (firm plot);
- 肆、事实繁多 (plenty of action);
- 伍、情景逼真 (reality of scenes);
- 陆、人物生动 (liveliness of characters)。

《石头记》实兼此六长。兹分别约略论之。



## 壹、宗旨正大

凡文章杰作，皆须宗旨正大。但小说中所谓宗旨者：（一）不可如学究讲书，牧师登坛，训诲谆谆，期人感化；（二）不可如辩士演说，戟指瞪目，声色俱厉，逼众听从；（三）又不可如村姬聚谈，计算家中之柴米，品评邻女之头足，琐屑鄙陋，取笑大方。凡此均非小说所宜有。小说只当叙述事实，其宗旨须能使读者就书中人物之行事各自领会。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但必为天理人情中根本之事理，古今东西，无论何时何地，凡人皆身受心感，无或歧异。

上等小说，必从大处落墨。《石头记》作者，尤明此义，故神味深永，能历久远，得读者之称赏。《石头记》固系写情小说，然所写者，实不止男女之情。间尝寻绎《石头记》之宗旨，由小及大，约有四层，每层中各有郑重申明之义，而可以书中之一人显示之。如左表：

一	个人本身之得失(为善,作恶。向上,趋下。)	一、教育之要(外) 二、以理制欲(内)	贾宝玉
二	人在社会中之成败	一、直道而行则常失败 二、善恶报施之不公	林黛玉
三	国家团体之盛衰	一、弄权好货之贻害大局	王熙凤
四	千古世运之升降	一、物质进化而精神上之快乐不增 二、归真返朴之思想	刘老老

以上四端，实未足尽书中之意，又勉强画分，多有未当。兹姑借

表中之次序纲目，论《石头记》之宗旨。

—

贾宝玉者，书中之主人，而亦作者之自况也。护花主人读法，释《石头记》之宗旨，曰“讥失教也”。开卷第一回，作者叙述生平，“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追悔往昔，自怨自艾。第五回《红楼梦》歌曲〔世难容〕一曲，亦夫子自道。盖谓美质隽才，不自振作，而视世事无当意者，随波逐流，碌碌过日。迟暮回首，悔恨无及，此际仍不得不逐逐鸡虫，谋升斗以自饱，亦可哀矣。第五回，警幻有劝告宝玉之言。第十二回，风月宝鉴有正反二面。而第百二十回，卷末绪处，犹是此意。夫以宝玉资质之美，境遇之丰，而优游堕废，家人溺爱纵容，仅有贾政一人，明通儒理，欲施以教诲，而贾母等多方庇护，使贾政意不得行。宝玉既不读书，又不习世务，顽石不获补天，实由教育缺乏之故。荀子曰：“学不可以已。”语云：“玉不琢，不成器。”于以见教育之要。此其一也。

然人无生而纯善，亦无纯恶。人之内心，常有理欲交战其间，必须用克己工夫，以理制欲，始日有进境。如慵怠成性，委心任运，或则看行云之变化，按飞蝇之踪迹（见 Sterne 之小说《Tristram Shandy》），纵极赏心乐事，亦觉抑郁无聊。（见第三十七回起处。外此例甚多。）佛家以偷惰为第一戒。宝玉之失，亦由其乏修养自治之功，可以为鉴。此其二也。

亚里士多德所作《诗论》（《Poetics》）为西国古今论文者之金科玉律，中谓悲剧中之主人（tragic hero），不必其才德甚为卓越，其遭祸也，非由罪恶，而由一时之错误，或天性中之缺陷；又其人必生贵家，席丰履厚，而有声于时云云。宝玉正合此资格。宝玉之习性，虽似奇特，然古今类此者颇不少，确在情理之中。

约言之，宝玉乃一诗人也。凡诗人率皆（一）富于想象力（*imagination*），（二）感情深挚，（三）而其察人阅世，以美术上之道理为准则。凡具此者，皆宝玉也。

（一）拿破仑曰：“想象力足以控制世界。”盖古今东西之人，无有能全脱忧患者。眼前实在之境界，终无满意之时，故常神游象外，造成种种幻境，浮泳其中以自适。抑郁侘傺之人，以及劳人思妇，借此舒愁解愤，享受虚空之快乐，事非不美，然若沈溺其中，乐而忘返，则于人生之义务责任有亏。又或以幻境与真境混淆，强以彼中之所见，施之斯土，则立言行事，动足祸世，故不可不辨之审也。中国诗文中，幻境之例多矣。（1）如无怀葛天之民，王母瑶池之国，文人幻想之世界也。（2）如巫峡云封，天台入梦，诗人幻想之爱情也。（3）如陶靖节之桃源，王无功之醉乡，名士幻想之别有天地也。（4）蕉鹿黄粱，斤斤自喜，此识者之所鄙而俗人幻想之富贵荣华也。征诸西国，其例尤夥。古昔柏拉图（*Plato*）之共和国（*Republic*），又 *Sir Philip Sydney* 之 *Arcadia*，又 *Sir Thomas More* 之乌托邦（*Utopia*）。然此均为仁人志士，欲晓示其政见学说，特设为理想中之国家社会，民康物阜，德美俗醇，熙熙皞皞，其用处如建筑工程师之模型，本于设教之苦心。迨近世卢梭（*Jean Jacque Rousseau*）之 *Pays des Chimeres*，又 *Edward Young* 之 *Empire of Chimeras*，又 *Thompson* 之 *Castle of Indolence*，又 *Tennyson* 之 *Palace of Art*，又 *Sainte-Beuve* 之 *Ivory Tower* 等，则皆梦想一身之快乐，与宝玉之太虚幻境同。而卢梭之性行，尤与宝玉相类似云。

人为想象力所驱使，如戴颜色眼镜，相人不准，见事不明，后来一经觉察解悟（*disillusion*），眼前之天堂，顿成地狱，则又悔恨懊丧，情实可悯。盖以梦幻中之美人，而强求之于日常戚党交游

之中，必不可得，徒然自生磨折。即得一心赏之美姝矣，当时谓其穷妍极丽，德性和柔，无以复加，不几日而所见顿殊，其人竟丑如无盐，悍戾如河东狮。今日眼中的美人，他日又不免如此。故得甲思乙，虽益以古今之飞燕、玉环侍侧，终无满意之时。如英国大诗人 P. B. Shelley 者，未冠时，眷其表妹，名 Harriet Groove，旋又爱其妹同学之女友，名 Harriet Westbrook，诱之奔，不成礼而为夫妇。阅年不睦，而因通幽识一女教员，名 Elizabeth Hitchener，敬其学识，极道倾仰，旋复斥为黑鬼 (Black Demon) 而绝之。已而入伦敦遇某名士之女，名 Mary Godwin，与私逃而成伉俪，居意大利。前妻见弃，投河身死。Shelley 旅意，复爱其国之贵家女，名 Emilia Viviani，作诗颂之。又函达其友之妇 Mrs. Williams 道情款。盖其时与次妻又不水乳矣。用情之滥，如旋风车，如走马灯，实由为想象力所拖引。目前之人物，常不适意，而所爱者终在穹远不可到之域。蓬莱神山，虚无缥缈；天上之星球，*desire of the moth for the star*；海中之仙女，*nymphetic longing*；梦里之故乡，*Nostalgia*，又谓之“青花” (*Blue Flower*)：凡此均诗人幻境耳。卢梭亦曰：“吾日日用情，而不知所爱者为何物。”宝玉长日栩栩于群芳之中，富贵安闲，而终不快乐。紫鹃谓其得陇望蜀，心情不专。与上同出一例。然想象力亦有其功用。当如乘马然，加以衔勒而控御之，可以行远，否则放纵奔逸，人反为所制矣。

古昔耶教修道苦行之士，如 St. Augustine 及 Pascal 等，均谓想象力最难管束，深以为苦。妙玉之走火入魔，即因此。凡想象力过强之人，易攫疯疾。诗人多言行奇僻，人以为狂。索士比亚云：“疯人，情人，诗人，乃三而一，一而三者也。”（见 *Mid-Summer Night's Dream*, V, D）卢梭晚年，即近疯癫，宝玉

平日举动，常无伦次，又屡入魔。宝玉尝有“意淫”之说。此意字即想象力之谓也。

(二)宝玉之于黛玉，固属情深。此外无时无地，不用其情。大观园中人，固皆得其敬爱。即于贾环，亦不忍加以谴责（第二十回）。与宝玉同道者，有卢梭，亦富于感情，故以一穷书生，而行踪所至，名媛贵妇，既美且显者，悉与欢好，愿荐枕席。生平艳福，常引以自豪云。见其所著《Confessions》书中。又英国小说家 Samuel Richardson，亦多情多感，故常“目注女人”，细察其衣饰举止。又甫成童，常为少女代作情书，后遂以小说负盛名。

(三)宝玉一生，惟以美术上之道理，为察人阅世之准则。盖哲学家每兢兢于真伪之辨，道德家则力别善恶，至艺术家，惟以妍媸美丑为上下去取之权衡。以是宝玉虽亲女人，而于李嬷嬷、刘老老之龙钟老丑则厌之；虽恶男子，而于秦钟、柳湘莲、蒋玉函之年少美材，则或友之，或昵之，从可知矣。

艺术家，惟事审美，求其心之所适，世俗中事，不喜过问；而又任自然重天真，身心不受拘束。故宝玉不乐读书以取功名，家中之事，从不经意。贾政当抄家之后，辅助无人，独念贾珠。又宝玉甚厌衣冠酬酢，庆吊往还等事。甚至居贾母之丧，身伏苫块，而独赏鉴宝钗哭时之美态，不殊《西厢记》“闹斋”一出。盖艺术家之天性然也。

综三者，则宝玉之为诗人，毫无疑义。顾宝玉亦非创格。古今诗人，类皆如是。即质诸常人，凡有几分之幻想，即有几分之诗情。即皆有类似宝玉之处。大抵人之少时，幻想力最强，年长入世，则逐渐销减。如冰雪楼台，见日融化。（参看 Wordsworth 之诗 “At length the Man perceives it die away, and fade into the light of common day.”）悼红轩主，善体此意，故有

甄贾宝玉之设。甄宝玉者年长而失其诗情，世人大都如是。贾宝玉则不改其天性之初。书中虽多褒贬，而作者意实尊贾而抑甄。此一说也。又凡跋者不忘履，瞽者不忘视。山林之士，忽自梦为宰辅，表率群僚，奠安国社。蓬门老女，忽自梦为命妇，珠围翠绕，玉食锦衣。故人皆有二我，理想之我与实地之我，幻境之我与真如之我。甄贾二宝玉，皆《石头记》作者化身。其间差别，亦复如是。卢梭《La Nouvelle Heloise》小说，书中之主人 Saint-Preux，本即卢梭，但自嫌老丑，则故将此人写作华美之少年。是卢梭亦有二我也。

## 二

宝黛深情。黛玉亦一诗人，与宝玉性情根本契合，应为匹配，而黛玉卒不得为宝玉妇。作者不特为黛玉伤，亦借黛玉以写人在社会中成败之实况也。夫婚姻以爱情为本。黛玉本有其完美资格，此席断不容他人攫占，然黛玉直道而行，不屈不枉，终归失败。彼宝钗等，以术干，以智取，随时随地，无不自显其才识，以固宠于贾母、王夫人，虽点戏小事，亦必细心揣摩。又纳交袭人，甚至使黛玉推心置腹，认为知己。权变至此，宜有大方家之号，而卒得成功。盖理想与实事，常相迳庭，欲成事而遂欲者，每不得不趋就卑下，以俗道驭俗人，乘机施术，甚至昧心灭理，此世事之大可伤者。又天道报施，常无公道，有其德者无其名，有其才者无其位，有其事者无其功，几成为人间定例。而圣智热诚之人，真欲行道，救世或自救者，则不得不先看透此等情形，明知其无益而尽心为之，明知其苦恼而欣趋之。宝玉之出家成佛，即离此等境界也。

书中尊黛而黜钗之意屡见，然恰到好处，并不直说，使读者

自悟，适成其妙。盖诗人褒贬(poetic justice)，与律师办案，史家执笔者不同。读者莫不怜爱黛玉，而宝钗寡居，终亦甚苦。如此结束，极合情理，而作者抑扬之意，固已明矣。

金木石，亦寓此意。金玉乃实在之境界，木石则情理所应然。而竟不然者，金玉形式璀璨，其价值纯在外表；木石资本平朴，而蕴蓄才德于其中。金玉者人爵，木石者天爵；金玉者尘世之浮荣，木石者圣哲之正道。由是推之，思过半矣。

### 三

凡小说巨制，每以其中主人之祸福成败，与一国家一团体一朝代之兴亡盛衰相联结，相倚伏。《石头记》写黛玉之情缘，则亦写贾府之历史。贾府王熙凤桀骜自逞，喜功妄为，聚敛自肥，招尤致谤，群众离心，致贾府有查抄之祸。奸雄弄权，贻害国家，亦犹是也。王熙凤最善利用人之弱点，供其驱使。贾母精明而仁厚，王夫人则乏才。由贾母而王夫人，由王夫人而王熙凤，每下愈况矣。盖古今亡国，多出一辙。而是时荣宁二府，一切无非衰世之象。或谓使宝钗早出为贾氏妇，或探春在位，握权当政，则可免抄家之祸。然亦正难言。事变之来也，察知之尚易，而实行挽救则甚难。有德莫斯尼而不能救雅典之亡，有汉尼拔而不能救迦太基之灭，有西西罗而不能救罗马之衰。路易十四世临崩，即知有大洪水将至，而法国大革命之祸卒不免。贾府上下，奢侈淫乱，子弟均不好学，财源匮竭，事务丛陞，以至党狱株连，鬼哭人怨，妖异朋兴。征之史迹，按其因果，虽欲不衰亡，得乎？

### 四

原夫精神与形体截然判分，各有其律。物质进化，而人之道

德未必高出前日。又生人绝少圆满适意之境。自古迄今苦常不减，而乐未必增。此学者之所公认。而高明上智之人，独抱千古之忧，则其精神上所感受隐忍者，尤比群俗为甚。故诗人文士，往往沈思冥想，神游于理想中之黄金世界。谓人之一生，当其为婴孩时，最为快乐。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忧患未侵，酣嬉自适。于是推至一国一世，亦疑草昧洪荒之时，人民必能用其浑沌未凿之天真，熙熙皞皞，安生乐业，家给人足。此黄金世界既在往昔，故常欲返于上古淳朴之世。此种淳朴思想 (primitivism)，本属谬误，然乃感情中事，未可以推理求。吾国所谓巢许怀葛，又所谓羲皇上人，三代与尧舜之治，皆梦想过去。而老庄无为之说，自然之论，一则曰，“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再则曰，“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实乃淳朴思想之激论，最足动人，而害世不浅。西国亦早有黄金世界之梦想，惟至卢梭千七百四十九年，应 Academy of Dijon 悬奖征文作《Discourses on Arts and Sciences》，始肆行放言无忌。至谓文化足使众生体弱德丧，礼法俗尚，添出种种苦恼魔障，宜返于獠犷之治始获安业。其说一出，风靡数世。凡中心不乐，而茫昧思动者，均附之，故其影响至巨，卒成法国大革命。卢梭以梦境为真，任用感情，诡词鼓动，激生变乱，其害至今未已。姑不具论。总之，文明社会中，亦有无穷痛苦。Matthew Arnold 诗中亦云：The strange disease of modern life。此种归真返朴之思想，实古今人类所同具者。而《石头记》亦特写之，故谓为目光及于千古，殆非虚誉也。

物极必反。见异思迁。绚烂之极，乃思平淡。当卢梭生时，十八世纪之法国，文艺武功，方称极盛，为全欧崇仰，太平治世。巴黎京都，繁华富丽，士女笙歌，雅郁缤纷。卢梭以草野寒士，襤被入都，素不习于衣冠酬酢，深厌礼文之繁缛，已苦学之而未能



娴熟，蹒跚嗫嚅，动貽笑柄，疑虑愧惭，因羞成怒，遂反而大倡返本之说，力主黜华崇实，归真习朴。然卢梭本出微贱，少年转徙流落，为人厮养，既失学，又尝艰苦，骤见贵人之奢侈晏乐，不免因羨生嫉，特自号为不平之鸣。后来附之者，不深究其义理之是非，但为激攘争夺之举，假其说以自重，而实则皆汉高祖“取而代之”之意耳。前乎卢梭斥贫富之不均者，亦甚多。杜工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二语深刻简当。后乎卢梭者，如 Thomas Hood 之《缝衣歌》(《Song of the Shirt》)，则曰“天乎，面包如此之贵，血肉如此之贱！……吾愿富人之闻此歌声也。”则激矣。

李孟符先生《春冰室野乘》，述光绪中叶，宫廷奢靡胜前，而诸旗人王公贝勒，则好作乞丐装，闲游陶然亭一带，座中多目击之。或曰，服之不衷，不祥之征也。后来事变竟多。法国大革命前，贵人相聚宴乐，每喜乔装为牧童牧女，所著小说，亦多言此，似织女牛郎故事。西国凡寓淳朴思想之诗，多托于牧童牧女，故名曰 Pastoral。与卢梭同时，英国有 Oliver Goldsmith 作《荒村》(《The Deserted Village》)一诗，亦主返本崇朴。设言某村人之和乐丰厚，高尚有德之情形。而 George Crabbe 讥其不合事实，另作《村之景》(《The Village》)，叙村人之贫苦无聊，及其种种卑贱偷盗之行为，斯乃不可遮掩之实景，而非幻想之村落也。

《石头记》写淳朴思想，以刘老老代表之。堂堂贾府中，或则奢侈淫荡，或则高明博雅，而皆与刘老老之生平，反映成文。刘老老二进荣国府，宴于大观园，见鸽蛋堕地，顾惜而叹。此叹微妙婉得神，与上言缝衣之歌，一则愤激，一则醇厚，甚相悬殊也。刘老老为人，外朴实而内精明，又有侠义之风。贾府厚施老老，自贾母以至平儿，皆有赠遗。自是巨家好风范。而老老能不负熙凤之托，卒脱巧姐于难，亦足报之而有余。施者受者，各尽其义，